

坐环球游轮为自己的古董店选货， 在一百年前 | EP005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手眼协调」，我是小翔。在「手眼协调」这档播客里，我想和你分享，想和你共同庆祝这些我发现的美好的故事和感受。希望我们可以通过音频产生连接。

我果然像上一期结尾自我暗示，自我洗脑的那样推迟了从奥斯汀离开的时间。在额外的十天里，我没有像想象中的按照清单去故地重游，反而去了不少新地方。告别在平静中完成了。我在波士顿租的小房间就在查尔斯河边。沿着河和许多座桥，要路过草地上撅着屁股的鹅群，避开它们的粪便，很适合作为养成跑步习惯的起点。也有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和几位同事下了六月跑满五十公里的赌注，总之这两周每个早上我都会爬起来沿着河兜一大圈，小腿晒黑了不少。

出门跑步给了我规划早餐的空间。路线的终点会被我设置在某家有面包卖的咖啡店。或是超市，这样我可以顺便买点水果带回家。有天我完成跑步后去了一家 bagel 店，排队、点单、吃掉它，一共在店里呆了半个小时，出来后一整天身上都有股散不掉的油烟味，就像我坐在爆炒锅的灶台上和厨师聊天了一样。我想不明白，难道因为那天我选的是芝麻 bagel 造成了麻油味？

我和一位在这片区域住过的朋友提到这股味道，她推荐给我同一家店的另一个地址，离我甚至更近。第二天早上我就迫不及待地跑去了，没有油烟味，还有我喜欢的巧克力可颂和朋友告诉我她生活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奶奶认为的这个世界上最好喝的橙汁牌子。

我在这的第一场晚间娱乐是去 Harvard Film Archive 看了一场黑帮爱情主题的黑白默片，是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 1933 年的作品《非常线之女》。默片，大概够我在座位上翻来覆去睡着十次，不过这是一场是有钢琴伴奏和辩士表演的默片。在默片的时代观众并不是真的在无声的环境下观看影片。大的城市会有一整套乐队，去小地方放映也会配备一名钢琴师，根据情节创作即兴音乐辅助观众进入情绪。在日本的默片放映中，在音乐之上会增加一个被称为「辩士」的角色，站在荧幕的右边，一束追光一个小小的讲台，同步讲解

剧情翻译对话的台词，把来自好莱坞的默片本土化。有表现力的辩士会扭转局面，凌驾于身后正在播放的默片之上，把它变成对于自己现场广播剧的画面补充。比如我观看的这场，表演的辩士是一位年轻的日本男性，刚开场观众还会因为他对女性声线的模仿而发笑，但很快就进入对他的声音的信任以及跟随。他是用日语的，可被我成功接收的单词甚至不如荧幕上偶尔出现的英文翻译多，但他站在灯光下穿着和服拿着几页剧本的样子是那么难以忽略。散场后我激动地跟朋友把情节复述了一遍，怎么讲怎么老套。那种酣畅完全是辩士的功劳。

这三个月 Harvard Film Archive 的所有放映都是对小津安二郎的作品回顾，辩士表演只占其中的三场，都已经结束了。完全无声的默片体验实在是由奢入俭难。除了排片，Harvard Film Archive 的网站上还展示着馆内收藏的影像资料，大多以一位从事电影的艺术家的标题。空闲的时候我挨个点开这些没有听说过的名字，他们在文章开头的第一句都有长长的头衔：导演、诗人、画家、活动家、机构发起人、某个艺术浪潮的代表人物。但关于 Carry Wagner 这个名字只有一个头衔，一家古董珠宝店的店主。

她独自周游世界为自己位于纽约格林尼治村的古董店选货，在旅行中她用 16mm 的相机记录了七十卷彩色的影像。看到这，我把耳机里的音乐暂停了。我好好看看怎么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我也想过这样的生活。

1922年的冬天，二十五岁的 Carry Wagner 在纽约港口独自登上了一艘游轮，开始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环球旅行。在她所要环行的这颗星球上，这也是历史上第一艘环球游轮。游轮的名字 Laconia 取自希腊地名，是斯巴达城邦的所在地。虽然船体在设计上可容纳两千两百人，但租下它并开发这次航线的美国运通公司只售卖了其中四百五十张豪华舱的船票。在 Laconia 号出发的 1922 年，美国运通公司的主要业务是跨国旅行支票。他们刚刚成立了旅行部门，希望通过定义新的旅行方式来增加对跨国支票的需求。购买船票的都是美国权贵和富商中追求引领时代的那一小撮人，也是在今天会报名上太空前往月球的人。他们是最适合参加这场奢侈旅行的点映会的。

南加大的图书馆里有一本关于这趟历史上首次环球游轮旅行的日记。日记的第七页贴着一张蝴蝶翅膀般展开的世界地图，用红色的墨水勾出了环球线路，像一件圆领短袖洗到泄掉的领口。日记的作者是一位和 Carry 同船的年轻女性，她来自南卡一个涉足面粉厂、铁路运输，和政治的家族。她和家族里其他两位女性一起登船，她的母亲希望她能在这趟一百三十天的旅行中结识门当户对的年轻男性，步入婚姻。

她记录的游轮生活包括定期举办的化妆舞会、品酒会、音乐会、飞碟射击、动物表演，每抵达一个国家前还会有相应的关于当地历史文化的讲座和语言教学。但 Carry Wagner 不是什么贵族。她出生在纽约下东区一个东欧移民的犹太家庭，高中毕业后在几家小公司做着会计工作。这张船票是来自丈夫的礼物，他只买了一张票送给 Carry，自己并没有一同登船。在游轮快回到纽约港口的时候，他寄来一封信提出离婚。他的婚外情已经懒得再隐瞒了。Carry 对朋友写道，「拆开他那封信的晚上，我掉了五斤肉。」

1922年，在 Carry 登船后去往房间的走廊上，如果我能与她擦肩而过，用她未必能听清的音量低语一句泄露一百三十天后她人生轨迹的改变：「你要面临婚姻的戛然而止」「你会在纽约 Greenwich 最好的地段开一家古董珠宝店」「你将一次又一次地登船远行，把你的眼睛和镜头对准这个世界」，这三件事该说哪一句？在她看来我可能只是个过于兴奋有些失语的陌生人。

Carry 在她的第一次远行中并没有留下影像记录。她后来一直使用的柯达 16mm 相机在游轮启程后的1923年才正式推出。这款 16mm 相机的胶片上下两边都有孔洞，而后续出现的可以同步录制声音的胶片只有一排孔洞，所以 Carry 的七十卷胶片都是无声的。声音的缺失把本来就高度私人化的，类似家庭录影的形式变得更加私人化。作为真的去到过那些地方的人，Carry 的记忆里有无法提取出来与他人分享的声音，这让我对她可以分享的部分更感激。唯一的遗憾是我想知道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是怎样的。

那位被期待着在船上找寻婚姻的女孩在日记里写道，「游轮上成立了一个相机俱乐部」。她像旅行手帐一样的日记里贴着许多她拍的照片，有异域文化里宏大的建筑和遥远密集的人群，也有很近的一棵树，一只猴子。她提到船上社交活动的次数远远不及她对海洋上日升日落的描述那么多。比如，她特地在清晨的薄雾中起床为了不错过船穿过巴拿马运河的时刻，那时的天空是「浅灰色和紫色的」。不知道 Carry 是不是在这次旅行中了解了相机。

找到这本日记是我在企图了解 Carry 的过程中的转折点。Carry 的想法和行为都太超然，好像一个脱离历史背景独立存在的人物，而这本在同一艘游轮上由她的同龄人写的旅行日记把 Carry 拉回到周边发生的一切里。日记的作者热爱旅行，在这次环球游轮的十年前她就跟随家人有过出国旅行的经历，所以她才知道该怎样细致的记录，收集可以放进旅行手帐的物料。她和 Carry 有很大的概率日后在港口再次相遇。

Carry 不把自己局限在社会对女性的想象中。环球旅行的女性不少，但她们都处在一个家庭身份下，是某人的女伴、妻子、女儿、或母亲。Carry 从始至终都是独自旅行，虽然第一次旅行时丈夫没有一起前来的这个决定未必是她自愿做出的。她说，「我感到孤独，我喜欢这样，也讨厌这样。他们都觉得我是个奇怪的女人，连女人们也这么说。」

Carry 的姓氏 Wagner 是来自德国的犹太姓氏，但它的德国感比犹太感更重，很难直接识别。这也许比一个犹太气息更浓烈的姓氏让 Carry 在游轮上的交际中方便一些。在 Carry 1993 年去世后，她在遗嘱里表示她希望能有人看见她存在过的证据，并把所有旅行胶片都归一位朋友保管。虽然 Carry 经常和朋友或古董店里的熟客谈论旅行中的见闻，但她从没有为他们播放过自己的胶片。一位纽约的电影制作人在几年后完成了一部三十分钟左右的纪录片，他和 Carry 有许多共同的特质。他也对旅行充满热情，他们在地图上有重叠的脚印；他有过在大海上的生活，短暂的当过船员；他们都是成长在纽约的犹太人，都没有像自己的家人们一样对宗教保持虔诚。关于 Wagner 这个姓氏的犹太痕迹不明显就是这位制作人在采访里告诉我的，这是他唯一后悔没有展开的信息。制作纪录片的时候他三十岁左右，在之后的二十年多年里他逐渐意识到在还原一个人故事的过程中身份和宗教是无法绕过的话题。即使 Carry 不信奉犹太教，日常生活中她没有回避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但制作人因为当下自身对宗教问题的不够重视而没有去探讨这一点。

在 1922-1923 年的游轮旅行中，Carry 踏上了日本、韩国、中国、菲律宾、新加坡、爪哇、缅甸、印度、埃及、意大利，窥见了不同的文明的美学在它们自己的土地上自如生活。某一天她在信里写，「我可以回纽约开一家古董珠宝店，把我在旅行中遇到的美丽的东西重新设计。」这家店最终落在了 Greenwich Village 的黄金地段，店名叫 Charm Shop。Carry 自己选货，设计，制作产品手册，会记的活她也能做。

再次随游轮远行的时候，她的身份已经完成了转变，甚至游轮的宣传手册都会把她的名字放在重要宾客介绍里，「这是一位来自纽约的女商人，她去异国文化里为她的珠宝店选取合适的材料和灵感」。她会在集市上买一条皮带把上面的装饰品拆下来设计成耳环，在非洲探访祖鲁部落的时候她用自己的随身物品向当地的妇女换取了她围裙上串珠。Carry 穿着工装风格的利落的套装，戴着贝雷帽，两位赤裸上身的祖鲁女性在她面前随意地蹦跳着，其中一位穿着黑色的短裙，另一位穿着红色的长裙戴着头巾，远处还站着一个赤裸的小男孩。Carry 很悠闲地全身的重量放在左腿上，她的手从嘴边划过，让我误以为她在抽烟。突然她也跟着一起蹦了两下。

她的悠闲稀释了这里值得惊叹的程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几乎一百年前，她独自登上环球的游轮 却并不跟随游轮公司安排的游览路线，脱离人群，前往只有当地居民才会知道的集市和交易点挑选罕见的材料。后期她已经和其中一些卖家形成了固定的合作关系。

她拍摄了大量动态的镜头，能分辨出手持相机的她常常坐在一辆不大的车上。有时路人和她是往同一个方向去，她比步行的他们都要快，有时是反方向。牵着骆驼的人、头顶着超出画幅的货物的人、穿着毛衣双手插兜的人、挥手的交通员，更多时候是一群无法分辨的模糊的面孔。可奇怪的地方就在于 当他们是动态的，从Carry的车窗前和我的屏幕前匆匆略过，我感觉他们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只需要暂停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但当画面真的定格住，一下就失去了生命力，变成一张与我毫无关联的旧照片。就像是空气里的水雾，我必须快速奔跑主动迎上去才能感受到雨的清凉，停下的瞬间就感受不到了。

Carry 是如何得知这些分散在各处的集市的？她又是怎么去的？雇私人车吗？是她自己订的，还是游轮的工作人员帮忙订的？她需要和他们交涉解释才能获得大段的脱离团体的时间吗？她在汽车深入非洲部落的路上有没有害怕的情绪？

不过 Carry 是个不惧怕成为少数的人。大概在高中毕业前后她就是一位坚定的妇女参政论者。她所在的团体举办抗议游行活动，她的名字在执行委员会的名单中。1920年，美国通过了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承认了女性公民的选举权，那时候距离 Carry 的第一次旅行还有两年，她二十四岁。

格林尼治村是平权运动的重要街区。她是否在政治活动中结识了帮助她完成旅行和开店目标的朋友，和一些老主顾的关系有没有从那时起就已经建立的？她采集设计的珠宝在一小部分收藏家中很受欢迎，这给了她挑选顾客的底气。她在格林尼治村的店面很凌乱，对街的橱窗没有精心布置，连招牌都是小小的，贴在玻璃的角落，对路人没有热情的架势。来店里的時候她总是穿着同一件衣服，一条波点的裙子。这和她在旅行时精致的着装有些出入。Carry 靠古董店的收入完全能支撑起旅行的开销，因为她的旅行在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和第二任丈夫去世后都没有中断。第二任丈夫是在 1946 年去世的，同年她的胶片里就出现了二战后欧洲的废墟。她记录下正在走上台阶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对着她笑了一下。

Carry 的旅行持续到 1982 年，胶片也停在这里。这趟回来后，她每周去店里三次，在无力支撑店铺后她仍然在家里用她库存的原料设计珠宝让顾客上门挑选，直到去世前的几周。

没有辩士的解说和钢琴师配乐的指引，Carry 留下的七十卷无声的 16mm 胶片 是真正的默片。大多数时候我判断不出她在哪，即使她的镜头里出现了相对熟悉的东亚面孔，我也不知道那是哪一年。纪录片的制作人告诉我 Carry 并没有在原始的胶片标上完整的标签。在他第一次听说她的故事，兴奋的提着放映机上门的那天下午，他要面对的是将近三十小时的谜团。

2005 年，替 Carry 保管胶片的朋友把它们全部捐赠给了 Harvard Film Archive，这里有更先进的技术和保存环境能让高龄的珍贵资料活得久一点，这也是 Harvard Film Archive 第一次收录业余人士拍摄的影像。官网上一共公开了四段加起来六十分钟左右的原始影片，在特别申请后我又获得了多一倍的时长。我坐在大落地窗边观看，在画面偏暗的时候我必须用手遮住左边胸前的一个白色刺绣图案，因为它会出现在屏幕的反光里。

Carry 对镜头的使用是把它纯粹当作一只眼睛。匆匆一瞥，这样的时长只够和镜头同时在场的 Carry 看得清，对于习惯了物体会在屏幕上停留更长时间的我来说，大部分画面都是短促摇晃的。比如一个刚干完农活的老妇人正在前后踱步着抽烟，她处在画面的左边，有时候闪出去又闪回来，画面的中间是公路和远处的山。她和 Carry 也许在对话，但她们语言通吗？或许是因为她是一个敏捷熟练的观察者，她捕捉了一秒的镜头我可能在它过去五秒后才回过神来。她只是记录自己看到的東西，不为了回家后要展示给谁看。从这样的镜头中我感受到她是一个把自己放在故事中心的人。她在写给第二任丈夫的人信里说，「上一秒你还在港口向我挥手，下一秒你就走了。」不是「下一秒我就走了」，是「下一秒你就从我的世界里不见了」。

另一种难以想象的元素是镜头里的天真，或者说是无意识。当她被两个赤裸上身的非洲部落女性围着跳舞，她把一台相机挂在其中一人的脖子上，在印度她近距离站在一位祈祷者的身后拍摄。那本日记中也有关于印度的描述，「我们看到一个圣人面向东方，直直地盯着太阳，一个穿着金色纱丽和夺目的白色丝绸的妇女，这是一个混乱的、动人的地方，印度的心脏在你眼前裸露出来。」这些画面和文字，正确吗，令人不适吗？至少被拍摄的人们没有表现出不适，他们对于相机的力量和其对自己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没有认知，被拍摄时要么很平静，要么显得好奇。1995 年，纪录片的制作人去了一趟津巴布韦，他想模

仿 Carry 镜头里那种无知无觉的状态。他在拖拉机上刚拿出相机，接待他的当地导游立刻警觉起来，「你是什么单位的？你拍这个是为了什么？」

Carry 的第一次旅行到最后一次旅行从一战刚刚结束跨越到二战结束。因为一战而被迫打开的许多窗口和航线让极小的一部分人可以游历世界。二战开始后，窗口又关闭了，所有的商业游轮都被军队征用。Carry 第一次环球旅行所搭乘的那艘被加装上十门火炮，乘客舱和所有娱乐设施被拆除。1942年它被德国潜水艇的鱼雷击中，沉没在西非附近的海域。战争期间的 Carry 是如何维持古董珠宝店生意的，我又多了一个问题。

Carry，这让我更想过和你相似的生活。你的痛苦是真实的，你一直在寻找美并用它支撑自己的生活也是真实的。在纪录片的结尾有这样两段画面连接在一起。游轮的甲板上两个中年女性在跳舞，跳到兴起，左边的女人随手对着旁边站着的年轻船员摸了一把。镜头一转，是一扇半圆形的小小的舷窗，舷窗的反光里有半张相机挡住的 Carry 的脸。我看了很多张 Carry 的照片，但只有在面对这五秒钟的时候才会瞬间收起我对她的生活过度浪漫化的解读。她的脸看起来是很大的疼痛过后的平静。

这让我想到三月份看的一部电影《Peak Season》，男主是一个生活在度假小镇里自由职业者。他教人飞钓、攀岩、登山，有时候也洗洗盘子，这种洒脱的生活方式同时也给他带来无奈和禁锢。世界边界的关闭，打开，秩序的崩坏，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都经历过。如果有人看着我手机里的视频隔空向我提问，当时站在马路边看自行车骑过一扇玻璃橱窗的我能感知到即将到来的历史巨变吗？我会觉得这个人有病。

好了，这是这一期「手眼协调」的全部内容了。有关的图片我会放在 shouyanxietiao.com 这个网站里，你可以直接点击 shownote 里的链接去看一看。在旅行中你会有什么固定的拍照角度或物品吗？我最近喜欢在上厕所的时候拍门上的挂钩，我的水杯、雨伞、背包挂上面垂下来。

如果你喜欢「手眼协调」，也喜欢到处拍无用的照片，你可以考虑加入我们的群聊。每天我们都会选定一个主题分享照片，比如「橙色」。可以是夕阳的颜色，也可以是锅包肉的颜色。比如「条纹」「地毯」，昨天的主题是「倒下」，我们收到了很多倒下的小狗小猫的照片。添加方式在 shownote 里，欢迎查看。谢谢在群里积极分享照片的朋友们。

好啦，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可以通过音频产生连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